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濆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通志卷一百三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三

晉

王敦沈充 桓温孟嘉 桓元卞範之殷仲文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盧循徐道覆 譙縱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竒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敺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懐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而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瑶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黄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彦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彦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彊不敢應命敦勸彦起兵應諸王故彦遂立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

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等作亂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為荆州刺史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虚元默擬跡
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
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令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
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
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譲之以

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
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
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
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譏謏
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鮮散之並授賢儁少尉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幷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處已求當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懐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作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群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爱忘其短長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

之誨曰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内綜機密出録尚書杖節京師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録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今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静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

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輙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邉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
永昌元年敦率衆内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
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
内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黄散為叅軍晉魏已來未有
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
奴自為恩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

隗單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絶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絶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輙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

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為諭是以遐邇憤慨群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畧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讒佞邪説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四海
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賞不中街談巷議皆
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
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
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謟之
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

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禄勲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刼掠内外宫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
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邪
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
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
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
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
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
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

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劒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帥岳牧悉出其門徒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荆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歴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瑶鄧嶽周撫

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
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
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
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
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
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
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户此計之上也退
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

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曽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慇散騎常侍虞䮍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為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咨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

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
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讃故大將軍敦參處股
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
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
情希鸞舉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
解之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
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
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

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奬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忍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彊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敎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

人怨篤疾所嬰昬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
代多樹私黨莫非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
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擅録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
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
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
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允虎旅三萬十道並
進平西將軍邃率兖州剌史遐奮武將軍峻奮武將軍
瞻精鋭三萬水陸齊埶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

將軍允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
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
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
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賞布五千
疋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
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
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
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

刺史二千石不得輙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没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惶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乃以含爲元

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執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姦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

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群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
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来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
逼廹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於門宗年踰耳順位
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
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
亂朝人懐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令則不然大將軍
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
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

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謂是
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
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
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
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全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
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
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户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
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

六軍之首寧忠國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
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
既沒之日何顔見諸父於黄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
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
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巳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宫
内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巳至征北昨
巳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

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怛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户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執而起困乏復卧鳳等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
廳事中與諸葛瑤等常縱酒淫樂沈充自吳帥衆萬餘
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
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執挫持疑猶豫必至禍敗今
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執極水軍之用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南
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
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

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

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宏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踈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唯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唯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順神氣自

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着新意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沈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于鄉里敦引為叅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叅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

進邪説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
葬而客為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
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
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
臨與敦别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
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别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已而不
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
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且

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埸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有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

誤入其故将吳儒家儒謗充内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戸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劭竟滅吳氏劭見忠義傳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竒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将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

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

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閬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乗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觧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愉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韓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悦軍未旋

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
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温欲率衆北
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
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
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
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温所廢將謀避之又
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内外嘩嗜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

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廻軍還鎮上
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
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
及社稷省之惋愕不鮮其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耻
未雪幸因開泰之時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
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
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心胷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氷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

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忘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後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内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獲苻

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塠以距温遂大戰生親自陥陣殺温将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敗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媧堡温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民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淸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黄門勞温

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英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溫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

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復修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

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毁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

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黄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兖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内

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元明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備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畧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令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

運枝泒自遷則晉之餘㸃欣皇徳之攸憑群凶妖逆知
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
誅而自絶矣故圓通貫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
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
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嘆息夫先王經
始元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貫中區而內諸夏誠
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
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㩀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

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没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絶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江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一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

章振旂旗之旌晃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内誰不
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之所疑伏願
陛下決元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
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
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
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
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
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

分委之高算但河洛邱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
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
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
既總督内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
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
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
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奬忠
公之吏其五襃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

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
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
餘皆辭後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
顔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埽平
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論或疑聖詔彌固
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
宫省二十餘載韗韝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遥鳴
玉闕庭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

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梁益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皇居仄陋於東南神葉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令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

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内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内録遥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温于洌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温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

□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邱尼名有道術於别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觧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

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帥衆
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温先使袁眞
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
門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
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
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眞表廢為庶人眞怨
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帝遣侍中羅
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

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疋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尺之孤且年少未宜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為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邱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

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禽之幷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師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阬之以妻子為賞温以功詔加班劒十人鴇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既負其才力久懐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

二萬疋布十萬疋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於車軸脱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内大縣爾來

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甍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簒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溫丞相大司馬本官如故留鎮京師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户又辭詔以西府經衣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

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吕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内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

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久支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溫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

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虎賁六十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寮皆拜於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皆震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内外懐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宫乃收尚書陸始赴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旣爲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疾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

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輼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初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歆禕偉元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沖沖知之徙於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

俱徙長沙顗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嗣温爵元别有傳孟嘉者字萬年江夏鄳人吴司空宗曽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

正旦朝亮東有器識亮大會府州人士嘉坐次甚遠東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覔東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東得嘉奇嘉為東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温將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覩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曰漸近使自然一座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於家

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烱然明凈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妳媼

每抱詣溫輙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迹故折元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

官歸國自以元勲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虎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河洛使竊盜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耻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熟念

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冡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啟孅謗之塗闢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尅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正寔繁咸稱述

時㫖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朝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顔可以尸饗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元宫耳若陛下述遵先㫖追録舊勲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元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内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元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

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
為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
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
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
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荆州君何以處之
仲堪曰憂之乆矣君謂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兇天下
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
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内

匡朝廷已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
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
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元匡正朝廷國寶
既死於是兵罷元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
欲使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元督交廣二州建
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受命不行其年王
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
元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給元五千人與

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元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元軍既而詔以元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於尋陽共相結約推元為盟主元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元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元逾自矜

重佺期為人驕悍當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元每
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元仲堪惡佺期
兄弟虓勇恐尅元之後復為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
還鎮元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於夏
口隆安中詔加元都督荆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
南蠻校尉仲堪慮元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元既
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元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元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元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元乃止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元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元聲云朝廷遣銓期為巳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元書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

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元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
之為元所敗元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
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
來赴與兄廣共擊元元懼其鋭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
復追元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元遣將
軍馮該躡佺期後獲之廣為人所縛送元並殺之仲堪
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元
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元都

督荆司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元上䟽固争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元又輙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𡨚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元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䟽求討孫恩詔輙不許其後恩逼京師元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乃復上䟽請討之會恩已走元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

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元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於元元之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元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元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與初元顯稱詔伐元元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書報元元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

討巳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顥欲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元曰公英畧威名震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頓兵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乎元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元既失物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為用常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大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

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
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元降元至新亭元顯自潰
元入京師矯詔曰義師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别有教
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巳總百揆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
假黄鉞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元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
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於是元入居太傅

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
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
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
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
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
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為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石生為
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陽尹王
謐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元讓丞相自

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劒為六十人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元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静根本以公旦為心元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元初至也黜凡佞擢賢儁君子之道粗

偫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侈衆務
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元令振貸
之百姓散在山湖採梠内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
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元又害吴興
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
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
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兾州刺史軌及寧朔
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元諷朝廷以己

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温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元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元

曰書畫服玩宜常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是歲元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元以桓修兄弟職居内外恐權傾天下元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元便作樂初奏元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元所親仗唯偉偉既死元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簒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

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
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允中書令加桓修散
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敎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
矯詔加已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
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
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
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元屢偽讓詔遣百僚
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南

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刁逵為中領軍王嘏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衛皇甫敷為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為楚官屬元觧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元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為内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

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収之元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奥等元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告元又上表固辭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元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悦情

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戍基家竹上元以歷代
咸有肥遯之士而巳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
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
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換改易造革紛紜志無一
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
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
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
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黨言或

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元矯制加已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元乃多斥朝臣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於琅邪廟初元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元

甚喜百官到姑孰勸元僭位元偽讓朝臣固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簒位以元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識者覘其不終元於是下書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元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以南康之平固縣奉

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宫故事降永安皇后為零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允襲爵為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

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當陽縣王贈禕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為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劒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該為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陵爲巴邱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令崇桓謙毋庾爲宣城太妃加殊

禮給以輦乘號温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元入建
康宫逆風迅激旍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
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為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
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
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
月元臨聽訟觀閲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
者時或䘏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
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

武衛官元興三年元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菀字誤
爲春菀凡所闕署皆被降黜元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
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宮
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宫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
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
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
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晋典宜追立七廟
又敬其父則子悦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

必晉也元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
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
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
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元曾祖
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
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齊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
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
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游宴唯至亡時一哭

而已期服之内不廢音樂元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
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
上層墜地元自簒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
晝兄偉葬日旦哭晩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
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内讙雜無復朝廷之
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
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
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内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

振武將軍童厚之竟陵大守劉邁謀為内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懼遂以告元元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元移還上宫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兖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元聞之大懼乃召諸術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

乃問衆曰朕其敢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元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元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

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譙等諸軍一時奔潰元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元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簒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元甚惡之及敗走腹心或勸其戰元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元胷而撫之元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元

誅元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元至尋陽江州刺
史郭昶之給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元舟旌旗輿
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元於是逼乘
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歴陽宣城内史諸葛長民擊破之
元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筭
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
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元至江陵石康納之
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

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曽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元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方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元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頃以天文惡故還

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元左右稱元為桓詔桓允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元曰此事已行令宣勑罷之更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江郡守以元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元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元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溢

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車馬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元率船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為前鋒以播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

不可說也輙當申聖旨於何無忌元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誅之破桓歆於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元戰於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元留永安皇后及皇

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元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元奔二后奔於夏口元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元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元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元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為元屯騎校尉誘元以入蜀元從之達枚回洲

怙與祐之迎擊元矢下如雨元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
身蔽元並中數十箭而死元被箭貫其子昇輒拔去之益
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
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
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庚憒之戰死昇云我是豫
章王諸君勿見殺遂至江陵市斬之初元在宫中恒覺
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其及元建

國於楚衡陽屬馬白蓦盜至敗時凡八句矣其時有童
謡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
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
桓謙亦聚衆沮中為元舉哀立喪庭偽諡為武悼皇帝
毅等傳送元首梟於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
等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乗勝競進
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没千餘人義軍退
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

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懐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軍俱潰馮該散走生禽

山客毅等平江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偽虎賁中郎温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

特免桓允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
桓謙何澹之温楷等奔於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涓城襲
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
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鄣斬偽零陵太守劉叔
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
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
討平之詔徙桓允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

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允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元少與之游及元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

元為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冊命
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元僭位以範之為侍中
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
文也元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勲
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
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毅所敗隨元西走元又以
範之為尚書僕射元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
在側元平斬於江陵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

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見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元與朝廷有隙元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元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元平京師便棄郡投焉元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元將為亂使總領詔令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元九錫仲文之辭也初元簒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

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絶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元為劉裕所敗隨元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仲文抗表待罪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

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寧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允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

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元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惤縣

彌率家僮從之栢根以為長史栢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群盜彌多權畧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頴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没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宫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

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淵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淵淵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輙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

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内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乹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閒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懐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劉淵武部將軍

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度黄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兖因破越軍彌復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民

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隂曜彌等遂陷宫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宫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

屬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宫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

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
彌將徐邈高梁輙率部衆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
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及彌破洛陽也多遺勒美
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
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
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
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
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

書大怒乃殺暾彌末之知勒伏兵請彌殺之并其衆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縣停留者五日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輙為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東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祅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邱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

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
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
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
其傍衆鳥群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
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
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皆圖反逆
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
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

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蜓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傴蜓懼容將家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跳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勑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

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揚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氷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

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簒逆三王起義兵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

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氷等趨壽春都督劉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氷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氷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恵帝幸長安

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
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
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獎喻使赴國難時
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
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
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江東
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等並偽從之敏
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

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畧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陳敏本以倉曹令史頑冗下材朝廷以石氷之亂録其微功越次超授廣其有韓盧一噬之

效而本性凶狡貪榮干運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天道伐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蓋忠節令圖君子高行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諸賢既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遥度雅量豈獨是安況今皇輿東軒行即紫館廟謨遠筭潛運帷幄便當發荆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鋭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曜武歷陽飛橋越横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賊建鄴而諸賢復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僕與諸君昔為同志今已異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引領南望情存舊懷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材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儁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内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率敏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自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㲉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㲉悉衆擊如戰於
涅陽㲉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龎實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率其黨攻諸城
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
弟勒亦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恊如說勒

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凡宜備之勤素怒脫貳已憚如昏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勤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

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尪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鬭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容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劒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曾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距沖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曽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曽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曽有輕曽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曽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曽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曽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趙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旣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梟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為荆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尅訪潛遣人緣山開

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温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允等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允臠其肉而噉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士武帝時為符節令父眕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懐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

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騫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

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
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
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
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
許弢乃遺應詹書布其誠疑辭旨哀苦詹甚憐之乃啓
呈弢書請遣大使宣揚聖旨以赦其罪帝乃使前南海
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
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

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眞領精兵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眞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眞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冡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
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
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効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
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為交州
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
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
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志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容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於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爲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城皋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

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嗒騊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遜有功於

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禄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内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捍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

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為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更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内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師矯詔以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

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於皖城會毛寳援宣擊渙敗之趙允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

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賔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邱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

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邉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恐必為患將討

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其逺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内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内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内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師敦遣峻兄説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逺行速軍人疲

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栅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内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懐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

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内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

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
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
不濟狡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
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
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軍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
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
衆萬人乘風濟自横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

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
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
驅役百官光禄勲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
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
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疋金銀五千斤
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
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録尚書事許柳
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涣驍騎將軍復弋

陽王羕為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羕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懐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没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衂人懐異計

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
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
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
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
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彞商等又焚餘杭而大
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
以數十騎先薄趙允敗之峻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

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督護李弘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庱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

温嶠等選精鋭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初管商之降也餘衆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寳物不可稱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閎率鋭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

出帶两步靫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
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
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
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
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
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

子流之於廣州刺史王懐之以泰行欎林太守南越亦
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
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
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
數千人為國討恭黄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
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㑹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
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
徒黨於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

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

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内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内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久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刋木堙井虜掠財寳相率聚于

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

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之恩
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
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
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
瀆壘沿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
恩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
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沿海距之及
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

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元用事恩復冦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僊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没謝琰袁

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汎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
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

攻京都若赴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没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柤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

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帥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乗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

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
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
其父㲉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
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
暉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暉有異志因梁州人不樂東
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

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
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
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
涪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
領兵四千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
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
者十八九益州營戸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
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

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
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
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
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
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
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
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
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鋭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内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僬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虚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

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
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
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
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
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
曰吾養爾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繫在我不在譙王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追殺之耽之死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通志卷一百三十